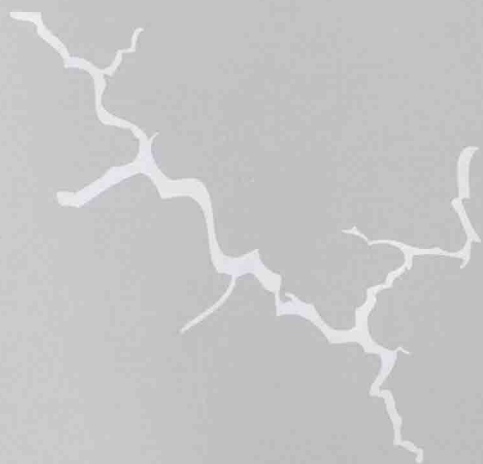


# 说多了就是传奇



朵渔——著

The Fate of Intellectuals

in the Age

of Turbulence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 说多了就是传奇

朵渔  
—  
著

The Fate of Intellectuals

in the Age

of Turbulence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说多了就是传奇 / 朵渔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133-1388-9

I. ①说… II. ①朵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2355 号

## 说多了就是传奇

朵渔 著

策 划: 陈 卓

责任编辑: 周 凯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@broussaille 私制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9.75

字 数: 154千字

版 次: 2014年9月第一版 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388-9

定 价: 39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## 辑一

纪念先生蔡 / 003

章先生 / 008

未觅名山便著书 / 013

胡适的声音 / 018

湛翁三句教 / 023

士尚志 / 027

残照记 / 031

非常不可说 / 036

不觉前贤畏后生 / 041

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/ 046

启先生贵姓 / 051

说多了就是传奇 / 056

家教与师道 / 061

卖官记 / 066

“那一天，我们还是少年” / 070

登临独恨非吾土 / 075

中国是有办法的 / 080

最是旧文人不自由 / 085

## 辑二

妓事之盛 / 091

当仁不让 / 096

不敢当 / 101

小处尽可随便 / 105

老子的性欲没犯法 / 110

相人之术 / 116

武人之风 / 120

彼时交通 / 125

吃过见过 / 130

玩主 / 135

最后的贵族 / 140

是真名士自荒唐 / 145

唯有饮者留其名 / 150

夫妻们 / 154

### 辑三

在阶级的边境线上 / 169

当鲁迅被架上政治的神位 / 185

“过关” / 190

怎么得了啊！ / 195

郭小川的稿费 / 201

顾准的书目 / 207

禁欲时代的男女关系问题 / 215

文人为何爱开会 / 223

诗书何罪秦又秦 / 228

傅雷：一个没有单位的公民 / 233

梁启超：孰谓公死，凛凛犹生 / 248

代跋：谁带我们重回现场 / 299

辑一





## 纪念先生蔡

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清翰林出身的蔡元培被委任为教育总长。后来唐绍仪内阁辞职，蔡元培亦请辞。袁世凯挽留他说：“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。”蔡元培去意已决，对曰：

“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。”袁死后，“德有余而才不足”的黎元洪接任大总统，却也干了几件好事，比如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，大力压缩了总统府预算，倡导并力行“好人政府”，其中还包括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。

1916年底，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，开始对北大进行改革。其时，陈独秀38岁，胡适26岁，钱玄同30岁，刘半农26岁，鲁迅36岁，李大钊28岁，蔡元培49岁。同年，林纾已经

65岁，严复63岁，辜鸿铭60岁。北大的新旧之争也就不奇怪了。蔡先生曾自述道：“我对于各家学说，依各国大学通例，循思想自由原则，兼容并包。无论何种学派，苟其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，即使彼此相反，也听他们自由发展。”在此办学理念之下，他的第一个举措，就是宣布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。守旧派对蔡元培的此项任命颇为不满，认为陈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，连在北大任教尚且不够格，何以能主持文科？蔡只说：“当代学者人格之美，莫如陈独秀。”后来陈独秀进了国民党的监狱，在押期间，《独秀文存》第九版出版，蔡元培甚至还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了序。

蔡元培掌北大不久，想请梁漱溟来北大讲印度哲学。梁当时25岁，中学毕业，于是自谦学浅，不敢应承。蔡元培反问：“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，那么，你知道谁能教吗？”梁说不知道。蔡说：“还是你来吧！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？我此番到北大来，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，共同研究，互相切磋，你怎可不来呢？你不要当是来做老师、教别人，你当是来合作研究、来学习好了！”梁于是不再推辞。

蔡先生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，连一些

守旧派人物都不得不佩服。脑后拖着辫子的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：“中国只有两个好人，一个是蔡元培先生，一个是我。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，到现在还是革命；我呢，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，到现在还是保皇。”笑谈中自有真意。蔡先生“思想自由”到何种程度？且看一例。周策纵在《五四运动史》一书中引蔡元培的话说：“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，以纳妾狎妓为韵事（以纳妾为韵事的有辜鸿铭、刘半农等，咏妓的有陈独秀、黄侃等，后来又有吴虞，陈允喜涉花柳——引者注），以赌为消遣者，苟其功课不荒，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，则姑听之。”连这事都可“则姑听之”，难怪辜鸿铭称蔡先生是“好人”。

蔡先生一生最大功绩，是为新文化运动护法。蔡元培是一个“文化救国论”者，时常讲“读书不忘救国”，同时又强调“救国不忘读书”。1919年5月2日，传来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，战败国德国要把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。蔡元培得知后，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、傅斯年、罗家伦、段锡朋等人。北京的大学生们激愤了，马上集会游行并火烧了赵家楼胡同曹宅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大批学

生被军警捕去，蔡元培全力营救，随后递交了辞呈，悄然离京。他写道：“吾倦矣！‘杀君马者，道旁儿。’‘民亦劳止，汔可小休。’我欲少休矣！北京大学校长之职，已正式辞去；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、各集会，自五月九日起，一切脱离关系。特此声明，惟知我者谅之，蔡元培启。”这一纸声明颇可玩味。他一方面对政府卖国无能、拘捕学生表示不满，认为学生们“出乎爱国热情，实在无可厚非”；另一方面，作为一校之长，他又担心学生们“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”，“今后将不易维持”学校纪律。（蒋梦麟：《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》）6月15日，蔡元培发布《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》，文中说：“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：思想自由，是世界大学的通例。”后来，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的声援下，加之北大师生代表的苦劝，蔡先生始回校，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。

蔡先生曾讲：“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。”他一生践行此言。1949年后，钱端升还发表文章说：“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，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。”蔡先生门生满天下，每逢五月四日，在京诸生必盛宴而奉先生为上座，年年如此，先生颇惫苦之，一次戏语邻席曰：“吾辈此日真成吃

‘五四’饭矣！”

1940年3月3日，蔡先生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，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，因胃部出血过多，于3月5日病逝，享年七十三岁。10日举殡，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，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，极尽哀荣。蔡先生灵柩初厝东华义庄，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，但因战事熿起，未能成行，于是这位“五四”元老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。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：“科学救国，美育救国。”

## 章先生

章太炎先生，乃清末民初思想家、史学家、朴学大师和民族主义革命者，如此多“家”，随便哪一家都不是好谈的。曾有人问章氏本人：“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，还是史学第一？”先生答曰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医学第一。”此话有些不屑一顾，但也绝非戏言，章太炎的确精通医学，并著有《霍乱论》、《猝病新论》。

不妨就从“先生”二字谈起。《韩诗外传》卷六载：“问者曰：古之谓知道者曰先生，何也？犹言先醒也。”章太炎就是一位“先醒”者。他幼年受祖父及外祖熏陶，通过阅读《东华录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等书，已有华夷观念和排满情绪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，章入杭州诂经精舍，师从

俞樾、谭献等大师，亲炙俞门凡七年，得其朴学真传。俞樾为晚清巨子，深得学林仰慕，政界亦折节礼遇。他在杭州孤山有俞楼，在苏州有曲园，尽享山水园林之胜。他已老了，不想再折腾。而太炎却始终不愿做一“宁静的学者”，其弟子鲁迅所言“我以为先生的业绩，留在革命史上的，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”，至少说明章先生其志不在书斋。在杭州诂经精舍时，他的举动已是不凡。据《东吴六志》记载，其时他的发辫早已剪去，“尚留半尺许，披于两肩”。他的老师俞樾当时退隐在苏州马医科巷的俞园，有一次他去看老师，结果被老夫子训了一顿，“不忠不孝，非人类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”。章太炎干脆写了《谢本师》一文以绝。文中说：“先生既治经，又素博览，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，而以唇舌卫捍之，将以尝仕索虏，食其廩禄耶！”无非饭碗而已，一针见血。章氏排满，主要是排斥满族统治。他在《定复仇之是非》中说：“夫排满洲即排强种矣，排清主即排强权矣。”北伐之后，民国的国旗改为青天白日旗，但章坚持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旗，可见他并非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。

章太炎一生坐过三次牢：清朝的上海西牢，日本人之牢



和袁世凯之牢。1903年，章发表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，直呼其名地骂清帝“载湉小丑，不辨菽麦”。后又为邹容《革命军》作序鼓吹，与清廷两曹对质，被判入狱三年。章太炎出狱后即被孙中山迎至日本，加入同盟会，接任《民报》主编。由于苏报案的影响，此次到日本后，章太炎很快成为中国留日学生们的导师。自1905年起，章氏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，“宏奖光复，不废讲学”。这也是章太炎第一次聚众讲学，许寿裳、钱家治、龚未生、钱玄同、朱宗莱、朱希祖、鲁迅兄弟等人在此一时期听他讲解小学。

1913年3月，宋教仁遇刺。章太炎怒不可遏，即发表文章讨袁，后又只身赴京，“虽经友人力阻，而先生则谓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，遂于八月冒险入京”。章太炎到京后，“以大勋章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”，大有祢衡击鼓骂曹的气势。袁世凯的亲家陆朗斋曾说，章太炎一篇文章，胜过用十万兵马，这已足够夸张了，参谋次长陈宦还觉得“彼犹轻视太炎耳”，他认为“太炎一语，足定天下之安危”。老袁也深知章太炎的影响力，最终，将其禁于钱粮胡同。1915年，章氏被迫写“劝进书”，书云：“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，言犹在耳。公今忽萌野